

萧军全集

第十七卷·书信

第二辑 致友人,读者,公函

目 录

Q	3
R	16
S	36
T	60
W	85
X	145
Z	214

第二辑

致友人，读者，公函



Q

致 轻骑队壁报

轻骑队壁报:

一般的事情总是:一次特别;二次例外;三次当然。好坏事情恐怕全出不了这三个关口。一个人或人群在一种习惯里生活久了,就容易与之物化(好坏先不论),这时候如果有人敢于打破这习惯,轻者是反对,重者把您请上十字架的事,也并不能算稀奇。这在中外历史上已经成了惯例。虽然后来也许有人发现这冤狱,但那至少要迟一个时候的。因此在一个什么运动的起始,多多少少总要有几个殉道者们底血,来渲染一番的。这样后来者才能安然地走过去。

我对于贵队是赞成的,不过一时我还想不出什么好意见,这下面所写的是随时想起的。

一. 态度:态度是处理一切事情的根源,我愿这刊物始终保持公正严肃的态度,文章的形式随便可以嬉笑怒骂。

二. 方向:多多说服,少打击;多多引导人向上,给以自新之路。在严苛里要有宽恕,在暴露里要有包容,对现象和本质,人和事要个别看,也要全般看,勿流于琐碎。勿走向“黑幕”小说之路。

三. 编排:每期有个中心主题,集中这个主题开炮,要有连系性和引申性,不独与延安的生活主潮连系起来,和舆论、社会、心理等组成一个蜘蛛网。

想到的就是这些了,很空洞,待有机会想起什么意见再写给你们。

专此祝

好



萧 军
三月二十六日

致 区主任(延安川口区)

区主任：

昨天去区上，适值公出未遇。

关于此次政府上把我作为一个“居民”居住于六乡，我很满意，这于公家，于我自己全很好。

我此次脱离公家来乡居住，事前以曾向边区政府提议过，希望以一个“公民”的身份帮助我一些粮食、生产工具，待我能自足自给时，再行归还，并未要求以“工属”或“休养员”等身份待遇。因为我既不是公家的工作人员了，又无病，当然无此权利享受此类待遇，在起始一个月中，公家既然如此优待我了，我当然也不便拒绝，而且很感谢政府的好意！

关于此后的问题，我是以一个“居民”身份在此地居住下去，已经向范乡长及刘庄村长表示过了，愿意遵守享受这里一般村民的义务和权利这无问题。其次是柴水问题，我们自从到六乡一个多月中，共得到公家四背柴（共约一百六、七十斤），其余是我自给的。关于水，我也是一直自给着，这也无问题。余下的只有粮食问题和生产工具、土地问题。

一. 我全家共三口人——不久又要生一个孩子了，将为四口——希望政府方面能代借明年全年的粮食，不然就先借小米一石五斗，麦子五斗，吃到何时算何时，待秋收后，我们尽可能还补公家。

二. 我一个劳动力大约可种地五垧。

三. 生产工具——镢头一把，锄一把，斧头一把，绳两条，镰刀一把，种菜小锄一把。

以上诸问题可否之处，我甚盼政府方面早一些给我回信，我好做一番明年生产准备。

关于以上诸问题如果由乡长解决，我也愿只对乡长一人负责，因为我究竟是“公家人”，又来此地不久，一切不熟悉，这于各方面全不方便，一切请和范乡长相商为盼。此致

敬礼



萧 军

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日

致 钱 进

钱进同志:

因为每种报纸,全有它底特点,不同的中心,编辑要看具体情形而定。比方你编蒙古报,就应以当地,当时的读者对象为前提,看他们应当知道些什么?需要些什么,正在生长、褪落一些什么?指出一些什么,纠正一些什么?最重要的是和读者取得思想、血肉连繫,使他们感到这报纸属于他们“自己的”,而不是卖主与买主的关系。

再就是要细心,耐心,敏锐地抓住新鲜事物。编辑技术方面,选稿要配合总的中心。一篇平凡的稿,如果稍加点染,添裁,换过能抓住全文精髓的标题,往往也可以“点铁成金”我所知如此。

关于我的杂文,大部载于《文化报》上,内蒙古报有,并寄去了一份合订本,请参看。画及报收到了,谢谢,报编得很活泼。此致

敬礼

萧 军

六月十日

致 前野淑子(平石淑子)

前野淑子样:(这个字是否合适?请谅!)

寄来的《资料目录》和信,均先后收到了,勿念。

关于《目录》我还未能仔细看,但仅仅从数量上来看,已经使我很惊讶,想不到在日本竟能搜集到如此齐全,有一些连我自己也忘了,待过些时日我要好好看一看,有什么该指出的,当然应该指出。这《目录》也给我的妻子王得芬同志和我的第二个女儿萧耘看过了,她们也认为很好,因为她们也正在研究、排编萧红和我的年表。

关于萧红著作年表部分,在一九八〇年第二期的《新文学史料》中已登载了一次,这是由丁言昭(女)、萧耘(女)、方凌(女)、萧军(男)参酌订



正过一次了,但还有缺漏、不完全的地方,只好等待将来改正补充。

关于萧军的著作年表,于一九八〇年由东北辽宁和黑龙江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编的《东北现代文学史料》第二期上有过刊载。编者为:金伦(女)、丁言昭(女)、曹穉予(女)、萧耘(女)。由于某种原因此刊还不能公开发行。如果此刊“解禁”以后,我当为您寄来一份,因它印数很少故也。

我的妻子王德芬正在编我的生活年表。我在未成为“作家”以前,从来没想到还有这些麻烦的事啊!

在日本我还有几位见过面和没见过面的男女朋友,他们全是热心研究“二萧”的人,我把他们的地址抄给您,您如果有兴趣可以和他们通讯。

一. 佐野里花(她原为浦原里花)因为新结了婚,所以改为“佐野”了。她住于大阪市,东淀川区,上新庄三丁目十八——五。她为一个经售中国书笈的书店店员,今年只有二十五、六岁。她翻印了三百本《跋涉》,如果手边还有,她会给您一本的,同时我也写信告知她。

二. 林民江。她是出生在中国的东北,已经结了婚,并且有了两个“千金”,她的女儿照片已寄我,昨天也来了信。她的地址是:千叶县,松户市新松户五丁目——中央パヘッハウスA209—270

三. 阿部幸夫(男)。他在去年和高畠穰以及其他诸君曾来中国,我们在一起曾开过“座谈会”。他最近把一本《中国作家访问记录》寄来了。高畠穰是《八月的乡村》日文翻译者。他的地址是:东京都、日野市百草七九一,四四。

我希望您能够和他们取得联系,这对您的事业可能会有些帮助罢?

您的父亲既是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兴趣,对您也一定帮助很大。“文化”这一概念,从发生那一天起,它就应该彼此交流、影响而形成的。绝没有单独的“文化”。印度和中国,中国和日本……就是一例。

最后应该说,您的中文程度已经很好了,信写得如此严谨和条理分明,其实我这人是“随便”惯了的,此后有什么问题就直言说罢,我从不“怪罪”任何人的,这和我接触过的人,他们是可以作证的。——例如您的朋友吴岚先生。我今天还有以上所举三位日本朋友信要复,这信就写到这里了。祝

快乐!

萧 军

一九八〇年六月十日



前野淑子女士:

您七月二日发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信,由北京人民出版社于前几天才转给我,我于七月廿五日由北戴河才回到北京。

关于《跋涉》我记得曾请佐野里花寄您一本,也许她忘记了,也许我没通知她?……因为这书在日本曾由她翻印了三百本。如果您无此书,可写信给:“大阪市,东淀川区,上新庄三丁目十八——五佐野里花”要一本。如果她无有了,可再写信给我,我当为您寄一本来。我的通讯地址:“中国、北京市、西城区、鸦儿胡同六号”

记得您的“目录”寄来,我曾写过一封信,不知收到没有?祝好!

萧军 上
八〇年八月四日

致 裘 沙 王伟君

伟君
裘沙 同志:

我们昨天去参观美术馆的“美展”,发现你们的两位小将——小鲁和大力——作品也被展出了,我们全家对于这一“发现”全为你们夫妇和他们弟兄而高兴!谨写数字表示我们的祝贺。敬祝近好

萧军 上
王德芬
七月九日

小将们请代致意不另
有工夫请带孩子们来玩

关于编辑《鲁迅照片集》的几点意见

- 一. 准备几个较具体的方案(包括各方面)
- 二. 要成立一个具体机构,聘出名义上的负责人。



- 三. 要设立一个工作地点, 并应有经常管事务的人驻在那里。
- 四. 聘请摄影、美术编辑专家以及其它方面的有关人员。
- 五. 建立国内、国际(包括日本)通讯联系。
- 六. 要做长期安排, 个人负责到底的精神。
- 七. 历史、文献、美学、社会……全面有机、有连系的考虑。
- 八. 印刷方面具体材料, 装帧……普及与特殊的关系……

裘沙同志:

来信收到。

关于鲁迅先生一九三六年拍照的事, 您的推测可能是对的。一般的情况下鲁迅先生是不愿给人拍照的, 除非是比较可靠的国际友人。我记得一次日本作家小田狱夫或“矢崎弹”等什么人到上海, 曾要求鲁迅先生准许给“我”拍个照, 但是被鲁迅先生谢绝了, 理由是当时中国政治环境恶劣, 属于左翼阵营内的作家是不愿给国民党等特务们造材料的, 由于日本作家拍的照片可能要公开登载, 这样就要成为他们的“参考材料”了。

萧红和许广平先生共拍的照片这印象我是有的, 但其它却什么也记不得了。由于我们搬到四川路后离鲁迅先生家很近, 萧红有时候就顺便单独去了, 或者她先去我后去。我估计这照片是史沫特莱或她的友人(外国人)代拍的, 可能是为了登在什么英文刊物上。

那天的“棋票”我没能去, 因为我不懂棋道, 是由王德芬和孩子们的四姑上、下午带他们去的。谢谢您对孩子们的关心。

您仍然“锲而不舍”地坚持工作至为钦佩! 同时也希望注意身体健康。王德芬囑向

伟君同志及孩子们均此致候

萧 军

七五. 九. 廿五日

裘沙同志:

昨日收到来信。两个星期以来在修“楼”, 我在打杂和做“小工”, 忙得每天是“汗流浹背”。直到昨天, 基本工程才算告一阶段, 此后则是自己内部修缮的工作了, 这可以慢慢来。高潮时, 人数达三十余位(有一部分解放军)。经此修缮以后, 据云, 不遭七、八级地震, 保住三、二十年无问题, 如此我又可以在此“安居乐业”可一直到去八宝山了!



一笑。

恭贺你又接受了一批大工作,我预祝你一切顺利和成功。我的心情和您的心情,在开展鲁迅先生事业方面应该是一致的,应该是悲喜与共也!

近来的心情很复杂,思想也很紊乱……这可能由于我们今年遭受的大变故太多了!压得有些呼吸全感到艰难了。

《书信集》和《日记》以至《照像集》均切盼能够得到。此后凡属于先生有关的文献,如果方便,希望也切盼均能得到一份。这只能仰仗您的分神了。

《书信集》精装一本,平装一本(共二本)。《日记》精装一本,平装一本(共二本)。总之,能买到什么“装”就买什么“装”罢。

待过几天,等家务清理之后,当来看您及全家。

此祝

好!

萧军 76.9.25

萧耘信已转给她,她向您道谢!

又及

裘沙同志:

鲁迅书简第一信,照像如已制成我迫切需要。如未制成,即请把有第一信的那一本借我一用。请于今日下午或明日上午送到鸦儿胡同为盼。

萧 军

八月十三日上午八时留

裘沙同志:

请把珂勒惠支和杜米埃画册如有请带给我看看。晚间八时可送团结湖。

萧 军

一九八〇.九.十八

伟君同志:

新年好!

兹介绍我的老友女儿鲍旭东前来面谈,她想学画画,因为她预备



报考工艺美术学校服装设计系，我素仰您是热心助人的，因此介绍她前来谈谈，请给予指导为感！

致

礼

裘沙同志均此

八一年一月二日

萧军 敬上

裘沙同志：

我介绍老朋友女儿鲍旭东想找伟君同志学画画，因她不在北京，请您和她谈谈罢，她要考工艺美术学院服装设计系。此致

敬礼！

萧 军

一九八一. 一. 十六

裘沙
伟君 同志：

又是春节了，本来想前来看你们，我因为有畏楼高，只好罢了。

谨送上糖一盒，聊表寸心。祝

春节全家好

八六. 二. 八

萧军 上

致 秦友梅

友梅同志：

二月八日收到你的来信，得知几十年生活过程，不能不感慨万端，心潮澎湃，一长叹息也！所幸经此大劫，彼此尚能存世，亦堪两慰矣。知你尚能登台演戏，身体与精神双佳，实属难能，应善自珍惜为盼。

于接得你信前两日，竟亦接得张覲文同志信，亦一喜讯也。昨日接得你信的当天下午，二女萧耘从文化局将我被扣存的五十余册《日记》及若干手写诗稿亦取回，此亦一喜讯也。此项《日记》及诗稿全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抄家时被抄去的，作为“黑材料”存档入案，虽经多次索取，均托故拒不发还，直到一年前我写信到邓副主席处，今



始得物归原主,殊非易易!

得知你和颀文消息,《日记》又归还,对于我们来说,应属“三喜临门”,因此全家均“皆大欢喜”。

我身体尚顽健如恒,现正从事鲁迅先生书简(给我们的五十三封)注释工作,估计到年终可竣事,而后即写《延安回忆录》或《我的生涯》,以余生年月,我要为我自己的“功罪”作一“结论”;我也要为某些人作一“结论”。

若干年前我遇到一个“迷”,想提出来问问你:

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我在北京市文化局后院被关押期间,有一个看管我们的女红卫兵(约十六、七岁)名叫赵晋平的,她对于我们性情很好,态度和善,一天室内无人,她忽然问到我:

“你认识秦友梅吗?”

“认识”我回答说“她是一位京剧演员,你?……”话到这时有人进来了,她急急去开会,我也就中止了我的问话……。

在抄家过程中她对我的家人也很同情,很和善……。由于她提到你的名字……这引起了我的茫茫的思索:这以前我知道你结了婚,也生了一个女孩,计算年龄也差不多,而我更注意观察了她的相貌,说话的声音……几乎和你很相像,我几乎断定这可能是你的女儿了,但此后就再没有和她有交谈的机会,不久也就走了……。

从你来信中印证,这可能不是你的女儿“丁巧巧”。但这个女孩她是谁呢?为什么她又提到你的名字呢?她和你有什么关系呢?对于我来说今天还是一个“谜”。

在还回来的《日记》中,我偶尔翻到将到哈尔滨时的一段《日记》,其中竟记有我们初识一段话:

“十一月八日

上午和陈布文去秦友梅、徐菊华处,和他们谈了些如何组织平剧研究会的方法。

晚间又和华君武、罗烽同去秦处,我把此后工作关系介绍给他们,而后大家在秦家喝酒,谈得很畅快。秦他们很憎恶旧社会那种对他们传统看法,他们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,获得艺术新生命,甚至表示愿意和我们一同撤离哈尔滨,徐也把他多年写的剧本,大体读给我们听了几段,这是一个有热血,聪明青年,只是修养不足,我们要负责改造、教育……他们。”

我是如实地把这段《日记》抄在这里,如今已是三十多个年头过去



了,这可以证明在那时候你的政治倾向和决心就是鲜明而坚定的。

听说徐菊华也冤死了,这也是京剧界一个损失!是令人惋惜的!

日前偶尔写下了几首诗,抄给你:

北海公园九龙壁侧习剑

一

半规残月下西天,似剪晨风透体寒!
爱是冰封千里雪,流龙壁侧战犹酣。

二

一剑横空气若虹,玄黄血雨地天腥!
八荒四极闲开眼,鬼雾妖氛取次清。

三

来去长安老缁衣,几经生死忆迷离;
似真似梦余何有?入眼疮痍四野啼。

一九七九.一月二十三日晨

我们是多么盼望再能在舞台上见到你的艺术形象,听到你的“银嗓子”……也许会有这一天,我们期待着……。

舒群、罗烽、白朗我们全见到了,舒群“结论”问题已完全解决,不久和夏青可能就移来北京工作了,罗、白还在等待着。谨此祝好!

全家均此

萧军 上

七九年二月九日

致 秦 威

秦威同志:

红樱去世万望节哀是幸!我才由日本归来,接得丧讯,谨书数字奉劝!

祝



健康!

萧 军
一九八五.九.廿

致 齐锡奎

锡奎同志:

您的信收到很久了,关于方靖远的行踪,此次我回东北时,曾在一起盘桓数日。他现改名方未艾,已退休家居,我和他也已数月未通信,兹将他可能行在的地点附下:

家在:辽宁本溪方甸石矿一一七——〇三〇

现在:可能在沈阳,辽宁省图书馆科技部李玉朴。请您自己查一查罢。

祝
好!

萧 军
一九八〇.一.卅

致 《青春》编辑部(南京)

编辑同志:

每期《青春》均收到,勿念。寄来的附件也收到了,我一时想不出什么意见来,因此无法写什么。

为了回报贵刊的盛意,我把保存在手中《鲁迅先生书简》最后几封注释为你们寄来,如可用,即用;如不可用,即请寄还给我。此祝
撰好!

萧 军
一九八〇.八.廿一

通讯:
北京市西城区鸦儿胡同六号



致 邱 勇

邱勇同志：

昨天才收到您带来的黄豆和墨盒，原因是作协人员给忘掉了。

墨盒是精美的，正好配在你前次所赠的笔筒旁边，这是同志的情谊。

我和萧耘以及其他同志在本月十日以后可到哈尔滨，住处在花园村，到时当来看你们。转眼又是两年了，这次恐怕在哈只能停留到二十日，而后到四平街。见到招待所的同志们请致意，说我们很想念他们。

匆匆奉复 即祝
近好！

萧军 上
八一·六月三

邱勇同志：近好。

为珍视我们的友谊，现将我新近出版的《吴越春秋史话》两集一并寄去，望你读后有什么收获寄我。

祝好

萧 军
一九八一·二·十五

邱勇同志：你好。

来信收到，我受爸爸的委托，现将你与老人家在花园村宾馆的合影寄你存念，回京后一直很忙，未能及时洗印请谅，昨洗印几张给你寄去，望接到信后来信。爸爸还让告诉你来京时到家，并让我代他向你们全家问候！

祝你一切顺好

萧 耘
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



邱勇同志:全家好。

又有许久未收到你的来信,甚是想念,前不久我让萧耘将《我的童年》一书寄给你,以表我们的深厚友情。现在我的身体很好,请勿念。望常来信,有机会来京到家再谈。

谨祝君安

萧 军

一九八三.五.九

邱勇同志:

赠给萧老的挂历收到了,谢谢!最近他因劳累过度住了二十多天医院,现已好转,在家休养,勿念!

祝您新年快乐!

王德芬代笔

84.1.9



R

致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编辑同志：

来信及退稿《武王伐纣》均收到。

我很感谢您对剧本读得如此仔细，如此快，而且给了宝贵的意见。这意见在基本上我认为是对的，未能写出那时社会交替过程中“真实的”群众人物和动力来，这主要是作者对于这段历史掌握和搜得的材料太少，艺术想象不丰富所致。如果把它提到新历史剧原则高度来要求，诚然是远得很，这仅仅是删除了一些东西，纠正了一些东西，用想象添补了一些东西……用了比较新的看法，一种“改良”性质的东西而已。因为京剧这形式本身就是封建社会产生的一种艺术形式，它将要慢慢被改变被代替，只是在今天它还可以被利用一时而已。在一定程度上，这形式是要限制内容的，因此尽了作者的力量，也只能改变到那样程度，写到那样成度。

不过对这剧本我还是寄着可能出版的希望，因为在京剧脚本产出的还太少的今天，比较来说，如果它在内容上还不致太要不得，或许会有些用处。这当然只是表示我个人一点愿望而已，希望你们能够在最近或将来……再考虑考虑这问题。

此致
敬礼

萧 军

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六日